



【图片报道】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七日，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举办“制止中共活摘器官”征签活动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强烈呼吁制止中共的罪恶。

这天下着小雨，学员们上午十点在广场上搭好了摊位，摆上展板，向各界民众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。很多人停下脚步，在雨中驻足观看，当得知现在还有如此残暴的行径在发生着的时候，他们感到十分愤慨，纷纷主动上前要求签名反迫害。◇

看！中共是这样诬陷法轮功的

【明慧网】我无意中与一位湖南长沙籍的中年妇女攀谈，她因拆迁不合理而上访，成了三无人员（无养老、无医保、无业），她已上访二十年，还曾割脉自杀过。在深表同情之余，我告诉她，我是法轮功学员。谁知听后她说，她曾被说成法轮功（学员）。

原来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七日，她和另两位上访者在天安门广场旗杆南侧护栏二十米处，准备自焚。当她们向身上倒酒（没买到汽油），抛洒上访传单时被制止，并于同年三月被当地法院分别判处两年和一年半徒刑。刑满回家后，邻居们纷纷询问她们何时炼了法轮功？她惊疑之余，才知在服刑期间，当地区政府发的宣传材料中已将她诬成法轮功学员，造谣说要学习王进东（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当事人），但邻居们表示不信，因为都知道近二十年来她们的精力全在上访上，根本无暇关注社会中的事，包括法轮功。



图：央视构陷法轮功的自焚录像中，被火烧过的王进东，面部烧坏，腿上的棉衣烧烂，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，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。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，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，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？

怎么我们由上访人员变成法轮功了呢？她不解地问。

随后又告诉我一件事：一天（大概二零零二年左右）她在家看电视，电视中说了几个人寻衅滋事是法轮功。当时她大吃一惊，因为其中一老太太她认识，因儿子被警察活活打死，她卖了房产上访好多年，为此家破人亡，吃尽苦头，绝望之余，在天安门广场的柱子上一头撞死，但这老太太绝没炼过法轮功。

听到这两件事，使我这个自称对中共的邪恶本质看得清楚的人都吃了一惊。中共的卑鄙无耻居然到了如此地步。为了迫害法轮功，竟然明目张胆的将无辜的上访人员的绝望行为说成法轮功所为，不给百姓解决问题，还借机给法轮功造谣，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尽了。什么天安门自焚案，傅怡彬杀人案，浙江

乞丐投毒杀人案，什么白马河自杀案、剖腹找法轮，什么自杀前给法轮功师父供烟、供酒（法轮功学员是不抽烟、喝酒的）、什么砍杀父母案等等，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案件的当事人，有的是精神病患者，有的是无业游民，有的是无奈自杀。总之，没有一个是法轮功学员所为，却被中共冠以“法轮功学员”进行诬蔑宣传。江泽民和中共邪党为了达到迫害法轮功的目的，意在以此挑起民众对法轮功仇恨。真是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它做不到的。为迫害法轮功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。

写此文章，意在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，千万别听信共产邪党的话，它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为了达到其罪恶的目的，什么谎言都说，什么谣言都敢造，青天白日、朗朗乾坤下就敢指鹿为马。共产邪党的欺骗手段可以千变万化，但它反人民的邪恶本质永远也改变不了。◇

三次被绑架 邱铁艳遭受马三家劳教所酷刑

【明慧网】法轮功学员邱铁艳，女，沈阳市沈北新区人，现年五十四岁。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，邱铁艳曾先后三次被绑架、关押，并被非法劳教、洗脑迫害。以下是邱铁艳自述遭迫害经历。

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晚上八点多，我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沈北新区蒲河派出所巡防吕国清、杨某、马某强行绑架、拖入警车，衣服、鞋子被拖坏，我被恶警强行戴上手铐，绑架至蒲河派出所，强行搜身，拽我的头发往墙上撞，不准喝水、不准上厕所，十几个巡防轮番看管。

夜里十时左右，沈北新区国保大队大队长刘某一行四人穿便衣非法审问。刘某说：又是你，落到这里就不怕你不开口。其中一人说：到了二科你就不能这样了，怎么样？配合我们从轻处理。他们轮番审问了一个多小时，因我不配合他们，就给我铐在铁凳子上。

当夜，国保大队的段庆祝、高大为及蒲河派出所的吴英伟、吕国清等又非法闯入我家，抢走电脑、大法书籍、现金五百元等，也没留收据。

第二天上午九点，我被劫持到沈北新区国保大队，关进一个大笼子里，手脚都分别铐上，半蹲着不能动。没有灯光，长达一天一夜。次日，国保大队长刘某又带一行人非法提审说：挺好吧？说是不说？呆服了吧？！当时我走路困难，手脚都肿了。

接着我又被劫持到沈阳张士劳教所洗脑班迫害十四天，恶警见没有结果，于六月二十日将我劫回沈北新区国保大队，其中一人下车时和其他人说，凑点材料送走算了。六月二十日夜将我铐上手铐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（造化乡）。期间，所谓办案人白福成、吴英伟非法提审我三次，没结果。白福成说：你看看你的提审记录，零口供，我们怎么结案？

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，我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。三个半月后，所谓办案人白福成、吴英伟又来劳教所非法提审我，问怎么样？这里好吧？还是那个问题，这样吧，你就随



酷刑演示：悬空吊起“抻”

便说出几个假姓名也可以，配合一下吧，我们好结案，你的劳教日期再从新更正一下，能提前两个多月呢！怎么样？看我没配合，白福成喊道：给你判少了，再叫你多呆几年你就舒服了。说完就气哼哼的走了。

在马三家劳教所恶警逼迫法轮功学员认罪，否则就酷刑折磨、非法加期等等。参与酷刑折磨的恶警有马吉山、三个男警和大队长张君、张环、教导员张卓慧、张磊、张秀荣等几个

女恶警，二十四小时轮番进行。法轮功学员王坦、王雪梅、孙桂芳、徐桂华、郝秋晶、王英琴都被上过刑，上刑刑最长时间长达九个小时左右。

一天，我抄写经文，刚写了十多个字，就被狱警董彬一手抢走，说：等队长来再说，这事要它多大就有多大。次日早上，恶警王广云叫我去小库房谈话，我刚进屋，她就大打耳光、拳打脚踢，打累了就逼我写谤师谤法的两句话五十遍。我没写，第二天她到车间叫我面壁罚站，不准动、不准喝水、不准上厕所，从早上七点到半夜十二点（吃饭除外），持续一个星期。

我绝食抗议，恶警王广云见我还不写，就把我带到东岗——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专门迫害女法轮功学员上酷刑的地方，对警察张秀荣说：“又给你送来一个，她不听话。”又找来大队长张环、教导员张卓慧，张环拿着手铐边走边说：你看看你给队长气的，给我们找麻烦，有你的好吗？你以为都是你家亲戚呢？越熟越没用，收拾你没商量。来，上刑。然后三个人上来就把我手脚分别用手铐固定在铁床上呈大字形，嘴用脏毛巾堵住，使劲用力抻，将我身体悬起来，大约三小时左右。◇

王向君的神话故事

黑龙江哈尔滨轴承厂的退休职工老杨，每当提起法轮功，总是自豪地说：“法轮功好啊，最起码我老伴还活着。”老杨的老伴叫王向君，她可是个死里逃生的活见证。

王向君从小就体弱多病，有四种结核病，医生说是结核体；她还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病，平日里经常心慌气短，上下楼都困难，而且左手不听使唤，拿啥掉啥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痛苦极了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有一天她突然发现，右小腿有一个象红钉子一样的东西，钉在骨头上把肉钉个坑。老杨特意查找有关的医学书，最后查到这个病叫“丹毒”，又叫“流火”。说这个东西很毒，没个治，谁得谁死，

要想保命就得失去一条腿。

绝望之际，幸运的她遇到了法轮功，并坚持学炼起功法来，从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。有一天，她发现小腿和脚肿的老粗老粗，整个小腿都是黑色的，汗毛孔从里往外排出象胶水一样粘呼呼的东西，带着臭味，她知道，这是法轮功师父在给她净化身体。后来小腿渐渐恢复了正常。现在她无病一身轻，所有的病全都好了，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。

王向君的经历听起来好象神话故事一样，可却是发生在你我之间真实的事情。法轮功学员在强权高压下不低头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受益良多，因为他们真理在握！◇

